



四明山日出。

歇伏山间记

□黄彦华 文/摄

“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正如陆游所咏，这酷暑天，静坐不动，汗水也层层漫涌。索性奔赴四明深山之中，寻一段安闲歇伏时光。

世人多言避暑，我却独偏爱“歇伏”二字。“避暑”是仓皇躲避溽热，“歇伏”是安然停驻，自有从容雅致的意趣——一个“歇”字，藏尽山居长夏与暑气共处的安然自在。

古时长夏酷热，农人放下耒耜，不再顶日劳作，闭门静养，静待晨昏微凉；田间耕牛难抵三伏熏蒸，主人便暂且搁置农活，牵至浓荫下休憩饲草，养足气力以待秋耕……

这份顺天而行的从容雅致，至今仍留存于市井人间。盛夏校园停课，学子暂卸课业劳顿；户外、冶炼等高温行业，或是错峰作业，或是发放高温补贴调养身心；即便农忙双抢时节，乡人也只趁清晨、日暮下地，正午闭门静息，独守一室清凉。然城中止息，终带烟火尘音；欲寻浑然天趣，故有此四明山中之行。



歇伏山间，目送落日西沉。

山中夏日虽无城市那般灼人闷热，白天也多闭门静居，不必依靠空调驱热。本以为不过读书喝茶、消磨清昼，不料入住三四日后，竟迎来两位灵动访客——一双黄鹂，每日清晨与午后准时栖落竹林轻啼，再飞至窗沿，以喙轻叩窗棂，好似登门赴客，日日相伴，平添无限生趣。

午后光景最为惬意。先生生性喜动，常约三五同好，或对弈、或打牌。我捧卷闲读，天光穿过窗外青竹，细碎竹影在纸页上缓缓浮动；忽而一阵山雨骤至，清风裹挟草木湿润之气扑入窗棂，满身燥热顷刻消散。闲来抚琴翻卷，随手记下日常细碎；或是与家人好友围坐品茗，切一瓢清甜西瓜消解燥意。山涧清泉泠泠作响，潭水可纳微凉；溪间捞虾拾螺，我静静旁观。晚间满桌河鲜，便是独属于山居伏天的风味。

清晨5点半，天光已然透亮，起身缓步晨行。山风拂面，清润舒爽，一路鸟语相伴，缓步往东山等候朝阳。沿途随处可见山野意趣：松鼠在林间腾跃，野兔横穿小径，偶有猴群栖于枝桠；也曾听乡邻偶谈，遇见野猪、黄鼠狼穿行山林。7点半折返民宿庭院，煮茶用过早膳，恰合乐天“端坐一院中”的消暑心境。

傍晚6点，三餐已毕，趁着晚风缓步西山，目送落日沉进山坳。林间虫鸣此起彼伏，自成一曲山野清谣。沿路孩童嬉笑不绝，扯狗尾草、追红蜻蜓、扑绿蚱蜢，声声鲜活热

闹。散步首日便邂逅从前对门邻里，故人笑提旧事：还记得我女儿幼时，总爱寻你梳发。温婉笑意一瞬将我拉回二十多年前的老旧楼道。彼时蝉声亦如今日，只是当年怀中的小囡，如今已是学成归国博士，趁入职前夕陪父母寻山避暑的远客了。往后几日山间漫步，久未联络的同窗、多年未见的老友、旧时街坊，甚至昔日门下学子，都在这场慢下来的山间步履里一一相逢。

我总热情邀约：明日午后一同喝茶？你知晓我，茶具向来随身。老同学却轻轻一叹：我今日是送父母进山，明日便要返程。随即又笑眯眯补充，儿媳妇已有身孕。话头未尽，不少友人便要辞别回城。并非人人都有入山歇伏的机缘，但这份“歇”的心境，却可以随身携带。

入夜八点，邻里齐聚庭院老树之下，轻摇蒲扇，凉茶佐凉瓜，漫话古今琐事。家长里短、山川旧事随心畅叙，一如年少同窗围坐灯下恳谈，悠然无拘。

寻常夏日，世人总步履匆匆、奔波追逐。而我此番山中歇伏：朝揽晓雾山光，暮听晚风虫唱；晨有黄鹂叩户，午有竹影侵窗；信步偶逢旧识，骤雨洗净庭芳。于蒸腾暑气中寻一方慢境，暂且安放身心，此刻山中歇伏，我慢慢领悟到，祖先造此“歇伏”二字，本意原不在叫人远避热浪，而在蒸腾暑气里，觅得心间自有之清宁。

蒲扇轻摇

□杨应和

小时候的夏天，没有空调、没有电扇，只有几把蒲扇。有凉风的夏夜便成为我们每天的期盼了。

用砖头铺盖的庭院，晒了一整天，地面有点烫人。每天傍晚，母亲就到河边汲几桶水倒在庭院的砖头地上，听到“滋滋”的响声，热气浇没了，空气中多了一份清凉。

母亲吩咐我们把桌子和凳子搬到庭院，她把煮好的稀饭舀在一个大瓷盆里，端到桌子上，用笼子盖好，然后，从墙边的瓜架上摘几根黄瓜，洗干净，切成片，放点盐、味精、酱油、蒜泥腌制一会，晚饭菜就做好了。

当夜幕拉开时，热腾腾的稀饭也凉透了。那时的月光很明亮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“月光晚餐”。稀饭就着黄瓜，“呼啦啦”的喝稀饭声和嚼黄瓜的“嘎嘣”声，这恐怕是我童年时期最熟悉不过的声音了。

庭院里，两张凳子上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竹席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就坐在上面乘凉。小小蚊虫，专门咬细皮嫩肉的我，一咬就有一个个肿块。奶奶不停地用蒲扇帮我拍打蚊虫，也赶走了炎热，带来了清凉。

静谧的夜晚，月光无比轻柔，朦胧如薄薄的纱幔，就像从《诗经》里轻盈地走出来，很有美感。奶奶一边帮我扇扇子，一边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沉浸于故事中的我问奶奶，王母娘娘怎么那么讨人恨呢？一旁的父亲听了发笑，不无夸耀地说，想不到，这小子还能听出头绪来。

奶奶的右手似是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，不知疲倦地帮我扇风。常常是在夜深之际，整个村庄笼罩在沉沉的夜色里，我也睡得很沉，睡梦中被大人抱进屋里，浑然不知。

想起来很是愧疚，奶奶一把旧蒲扇，为我撑起一个又一个清凉绵长的夏日。而我竟理所当然地享受，不曾说过一句“奶奶，你休息一会吧”这样的体贴话。就是长大后，我也没有用蒲扇真正帮奶奶扇过一次扇子。

还是那次奶奶在厨房做菜，热得满头冒汗，我放学回家正好看到这一幕，赶紧拿来蒲扇帮她扇风，奶奶连忙阻止我，说年龄大的人淌点汗没事，不能着凉。当时我还信了，后来才明白，奶奶怕我累着。

蒲扇轻轻摇，摇过岁岁年年，空调、电扇走进家家户户，旧蒲扇渐渐淡出生活。可每当机器吹出冷风时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一幅旧光景：奶奶坐在小马扎上，手里攥着一把磨旧的蒲扇，轻声唤我：“孙儿，过来，这边凉快，没蚊子。”



AI生成图